

<<天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天气>>

13位ISBN编号：9787506358859

10位ISBN编号：7506358859

出版时间：2011-7-1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贾平凹

页数：24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序 --给责编的信 已经是十多年了，我都忙在几部长篇小说上，散文就写得很少，虽然拒绝了许多出版社给我出散文选集的要求，但仍因种种原因推辞不了，出了几本，仍都是有几篇新作而大部分还是旧作。

这种情况真的让我不满意，发誓再不允许任何人去编，一定要等新作的篇目达到应有的数字了，自己亲手去编。

现在，就有了这本《天气》。

《天气》里的文章都是长篇《秦腔》《高兴》《古炉》完成之后的间隙中写的，内容可能杂驳，写法也不尽一致，但若细心了，便能读出我写完每一部长篇小说后的所行所思和当时的心境的。小说可能藏拙，散文却会暴露一切，包括作者的世界观、文学观、思维定式和文字的综合修养。我以前研读别人的小说，总要读他小说之外的文章，希望从中寻到一些关于他的规律性东西，我现在编《天气》，又这么说，我把我的衣服就撕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写散文最多的时期，现在入选到中小学课本上的那几篇，《读者》等一些杂志不时选登的也都是那时的作品，许多人来信或遇着了交谈，还在说那一段散文的好话，希望我多写。

我只是笑笑，说：“对不起，我不会那么写了，我也写不出来了。

“春天有春天的景色，秋天是秋天的风光，三十多岁的我和快要六十岁的我绝然不是一回事了。我的性格别人不大了解的以为是温顺，其实很犟的。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些人说我散文写得比小说好，我说那我就不写散文了，专门去写小说。

也就是从那时起，散文开始少了起来。

以现在的年龄上，如果让我评估我的散文，虽不悔其少作，但我满意我中年以后的作品。

年轻时好冲动，又唯美，见什么都想写，又讲究技法，而年龄大了，阅历多了，激情是少了，但所写的都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体悟的东西，它没有了那么多的抒情和优美，它拉拉杂杂，混混沌沌，有话则长，无话则止，看似全没技法，而骨子里还是蛮有尽数的。

这话真不该我来说，我说了，我的意思是我对散文的另一种理解。

人站在第一个台阶上不明白第三第四个台阶上的事，站在第三第四个台阶上了却已回不到第一个台阶去。

读散文最重要的是读情怀和智慧，而大情怀是朴素的，大智慧是日常的。

不多说了，但愿你能喜欢这些散文，也但愿书出版了，读者也喜欢。

2011年4月12日

<<天气>>

内容概要

贾平凹已很久没出过新散文集，《天气》是贾平凹近三四年里的最新文字，由其亲手选编，内容丰富，不仅尽心袒露所行所思所爱所痛，且篇篇可见其大情怀、大智慧，可见其古朴的性灵和古雅的趣味，文字朴素而有韵味，老到精粹，从容不迫，已臻炉火纯青之境。

作者简介

贾平凹，一九五二年古历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一九七二年以偶然的机遇，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

出版的主要作品：《商州初录》、《浮躁》、《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天狗》、《黑氏》、《美穴地》、《五魁》、《妊娠》、《怀念狼》、《病相报告》、《秦腔》、《高兴》、《古炉》等。

其中《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作品多次获得全国文学奖，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和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翻译出版了二十种版本。

<<天气>>

书籍目录

序——给责编的信
从棣花到西安
六棵树
天气
松云寺
药王堂
写给母亲
走了一趟崂山太清宫
4月30日游青城后山
一块土地
走了几个城镇
定西笔记
说棣花
又上白云山
在二郎镇
不能让狗说人话
吃面
震后小记
武帝山记
说《黄河魂》
说铜仁
钟国康
民歌红梅
画家王金岭
说宋艳刚的摄影作品
读《陈礼忠寿山石雕刻艺术》
小记怀一
《陕西散文》开篇语
寻找商州
《高兴》后记
《古炉》后记
《海风山骨——贾平凹书画作品选》序
关于写作——致友人信五则
我们的文学需要有中国文化的立场
反对当下社会的文学

章节摘录

从棣花到西安 秦岭的南边有棣花，秦岭的北边是西安，路在秦岭上约三百里。世上的大虫是虎，长虫是蛇，人实在是个走虫。

几十年里，我在棣花和西安生活着，也写作着，这条路就反复往返。

父亲告诉过我，他十多岁去西安求学，是步行的，得走七天，一路上随处都能看见破坏的草鞋。他原以为三伏天了，石头烫得要咬手，后来才知道三九天的石头也咬手，不敢摸，一摸皮就粘上了。到我去西安上学的时候，有了公路，一个县可以每天通一趟班车，买票却十分难场，要头一天从棣花赶去县城，成夜在车站排队购买。

班车的窗子玻璃从来没有完整过，夏天里还能受，冬天里风刮进来，无数的刀子在空中舞，把火车头帽子的两个帽耳拉下来系好，哈出的气就变成霜，帽沿是白的，眉毛也是白的。

时速至多是四十里吧，吭吭唧唧在盘山路上摇晃，头就发昏，不一会儿有人晕车，前边的人趴在窗口呕吐，风把脏物又吹到后边窗里，前后便开始叫骂。

司机吼一声：甬出声！

大家明白夫和妻是荣辱关系，乘客和司机却是生死关系，出声会影响司机的，立即全不说话。

路太窄太陡了，冰又瓷溜溜的，车要数次地停下来，不是需要挂防滑链，就是出了故障，司机爬到车底下，仰面躺着，露出两条腿来。

到了秦岭主峰下，那个地方叫黑龙口，是解手和吃饭的固定点。

穿着棉袄棉裤的乘客，一直是插萝卜一样挤在一起，要下车就都浑身麻木，必须揉腿。

我才搬起一条腿来，旁边人说：那是我的腿。

我就说：我那腿呢？

我那腿呢？

感觉我没了腿。

一直挨到天黑，车才能进西安，从车顶上卸下行李了，所有人都在说：嗨，今日顺利！

因为常有车在秦岭上翻了，死了的人在沟里冻硬，用不着抬，像掬椽一样掬上来。

即使自己坐的车没有翻，前边的车出了事故，或者塌方了，那就得在山里没吃没喝冻一夜。

九十年代初，这条公路改造了，不再是沙土路，铺了柏油，而且很宽，车和车相会没有减速停下，灯眨一下眼就过去了。

过去车少，麦收天沿村庄的公路上，农民都把割下的麦子摊着让碾，狗也跟着撵。

改造后的路不准摊麦了，车经过刷的一声，路边的废纸就扇得贴在屋墙上，半会落不下。

狼越来越少了，连野兔也没了，车却黑日白日不停息。

各个路边的村子都死过人，是望着车还远着，才穿过路一半，车却瞬间过来轧住了。

棣花几年里有五个人被轧死，村人说这是祭路哩，大工程都要用人祭哩。

以前棣花有两三个司机，在县运输公司开班车，体面荣耀，他们把车停在路边，提了酒和肉回家，那毛领棉大衣不穿，披上，风张着好像要上天。

沿途的人见了都给笑脸，问你回来啦？

所有人猫腰跟着，偷声换气地乞求明日能不能捎一个人去省城。

可现在，公路上啥车都有，连棣花也有人买了私家车，才知道驾驶很容易的，几乎只要是个狗，爬上车都能开。

那一年，我父亲的坟地选在公路边，母亲说离公路近，太吵吧，风水先生说：这可是好穴哇，坟前讲究要有水，你瞧，公路现在就是一条大河啊！

我每年十几次从西安到棣花，路经蓝关，就可怜了那个韩愈，他当年是“雪拥蓝关马不前”呀，便觉得我很幸福，坐车三个半小时就到了。

过了2000年，开始修铁路。

棣花人听说过火车，没见过火车，通车的那天，各家在通知着外村的亲戚都来，热闹得像过会。

中午时分，铁路西边人山人海，火车刚一过来，一人喊：来了——！

所有人就像喊欢迎的口号：来了来了！

<<天气>>

等火车开过去了，一人喊：走了——！

所有人又在喊口号：走了走了！

但他们不走，还在敲锣打鼓。

十天后我回棣花，邻居的一个老汉神秘地给我说：你知道火车过棣花说什么话吗？

我说：说什么话？

他就学着火车的响声，说：棣花——！

不穷！

不穷！

不穷不穷，不穷不穷！

我大笑，他也笑，他嘴里的牙脱落了，装了假牙，假牙床子就笑了出来。

有了火车，我却没能坐火车回过棣花，因为火车开通不久，一条高速路就开始修。

那可是八车道的路面呀，洁净能晾了凉粉。

村里人把这条路叫金路，传说着那是一捆子一捆子人民币铺过来的，惊叹着国家咋有这么多钱啊！

每到黄昏，村后的铁路上过火车，拉着的货物像一连串的山头在移动。

村人有的在唱秦腔，有的在门口咿咿呀呀拉胡琴，火车的鸣笛不是音乐，可一鸣笛把什么乐响都淹没了。

火车过后，总有三五一伙端着老碗一边吃一边看村前的高速路，过来的车都是白光，过去的车都是红光，两条光就那么相对地奔流。

他们遗憾的是高速路不能横穿，而谁家狗好奇，钻过铁丝网进去，竟迷糊得只顺着路跑，很快就被轧死了，一摊肉泥粘在路上。

我第一回走高速路回棣花，没有打盹，头还扭来转去看车窗外的景色，车突然停了，司机说：到了。

我说：到了？

有些不相信，但我弟就站在老家门口，他正给我笑哩。

我看看表，竟然仅一个半小时。

从此，我更喜欢从西安回棣花了，经常是我给我弟打电话说我回去，我弟问：吃啥呀？

我说：面条吧。

我弟放下电话开始擀面，擀好面，烧开水，一碗捞面端上桌了，我正好车停在门口。

在好长时间里，我老认为西安越来越大，像一张大嘴，吞吸着方圆几百里的财富和人才，而乡下，像我的老家棣花，却越来越小。

但随着312公路改造后，铁路和高速路的相继修成，城与乡在拉近了，它吞吸去了棣花的好多东西，又呼吐了好多东西给棣花，曾经瘪了的棣花慢慢鼓起了肚子。

棣花已经成了旅游点，农家乐小饭馆到处都有，小洋楼一幢一幢盖了，有汽车的人家也多了，甚至荒废了十几年的那条老街重新翻建，一间房价由原来的十几元猛增到上万元。

以前西安的人来，皮鞋印子留在门口，舍不得扫，如今西安打一个喷嚏，棣花人就问：咱是不是要感冒啦？

他们啥事都知道，啥想法也都有。

而我，更勤地从西安到棣花，从棣花到西安。

我不再以出生在山里而自卑，车每每经过秦岭，看山峦苍茫，白云弥漫，就要念那首诗：啊，给我个杠杆吧，我会撬动地球。

给我一棵树吧，我能把山川变成绿洲。

只要你愿意嫁我，咱们就繁衍一个民族。

就在上一个月，又得到一个消息，还有一条铁路要从西安经过棣花，秋季里动工。

2009年5月7日写 ……

<<天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